

播撒人文馨香



国家植物园的“江西密码”

□ 李冬明



胡先骕雕像

这是一个蕴藏深意的标识。2022年4月18日，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揭牌；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揭牌。国家植物园的标识(Logo)，由两种最能代表中国的特有珍稀植物图案组成，一种是银杏，一种是水杉。

这是一段跨越百年的传承。从20世纪初中国现代植物学发轫，到如今南北两个国家植物园正式建园，几代中国植物学家为梦想接续奋斗，“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创精神”(陈毅)。

中国现代植物学第一人、中国最早的大规模野外植物采集和调查活动之一、我国第一座现代植物园……百年守望，夙愿得偿，国家植物园设立的背后，隐藏着“江西密码”。

整整100年前的1923年，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查尔斯河畔的哈佛大学，迎来了一位来自太平洋西岸的中国留学生。穿过哈佛园最古老的大门——庄士敦门，古朴的“哈佛红”门墙见证了这位年届三十的青年深思而自信的步伐。他就是胡先骕，是为“活化石”水杉定名的第一人，被称作“水杉之父”。

胡先骕189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自小聪慧，极富天赋。“二十事壮游，万里浮轻航。”1912年9月，胡先骕在江西省举办的赴美留学考试中名列第五名(共16人入选)；12月，作为江西省首批官派留学生，胡先骕乘船从上海出发，于次年1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入加州大学农学院学习。后在加州大学植物学系新成立之际，胡先骕即选定植物学作为专业。

“乞得种树木，将以疗国贫。”面对国家的积贫积弱，许多留学生以科学救国、实业报国之心，投身科学。1914年，胡先骕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科学社(后改名为中国科学社)，成为第一批会员。

1923年，30岁的胡先骕再度赴美留学。是年秋，在当时江西省教育厅资助下，胡先骕来到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男儿志有在”“伟抱百不挠”。

“美国林木不过五百余种，中国则有一千五百余种之多”(胡先骕)，中国是全球植物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知的高等植物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为何当时开展中国植物研究要远赴美国呢？现代植物学产生于西方，每发现一个新物种，第一份标本予以特殊保留，以供日后分类参考，称为模式标本。在胡先骕之前，西方植物学家对中国植物已作了开创性研究，大量中国植物为欧美人士采集、引种，并被命名为“金普通习见之马尾松外，庐山特岭高四五千尺处尚有赤松(P.sinensis Lamb.)”“金叶松亦产庐山黄龙寺前，然不如天目之多”。

作为植物学之父，胡先骕在其后的植物学著作中，庐山的林木资源、人文掌故，经常作为一个重要参照系出现：“然最有趣之植物……如Hamamelis mollis Oliv.……庐山亦具有之也。”(槭杉)独江西舍庐山外几全省无之。”

“金普通习见之马尾松外，庐山特岭高四五千尺处尚有赤松(P.sinensis Lamb.)”“金叶松亦产庐山黄龙寺前，然不如天目之多”。庐山的气候、土壤条件，有利于植物的引种驯化。胡先骕共采集腊叶标本300余号、木材标本11段，并萌发了一个构想：在庐山建一个森林植物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震惊中外。当时北平许多文化教育界人士准备南迁。1933年1月，胡先骕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华北情势终难乐观，拟先在庐山筹建分所，以作将来迁徙基础。”同年，胡先骕受江西方面邀请，回赣参与乡土建设。他提议当时江西省政府设立农业院，负责组织和管理现代农业生产、教育和研究；后被聘为江西省农业院理事。

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植物资源的活动。1920年7月，他首先在浙江省的天台、雁荡、松阳、遂安和西、东天目山一带采得大量植物标本。1921年春季开始，胡先骕又实地考察了江西西部的罗霄山区、赣粤交界的南岭山区和赣闽交界的武夷山区一带的植物资源，采集植物标本。

较之浙江“轻装”植物科考，赴江西植物考察队伍规模更大，历时更久(半年)、行程更远(1万余里)——从南昌出发，取道吉安、安福，向武功山、万洋山进发，再沿罗霄山脉南下至大庾岭，随后经赣州、抚州一路向东北，进入武夷山区，最后从上饶乘船取道信江，返回南昌。

途中，胡先骕写下30余首纪行诗，记述了百年前江西的风土人文、采集植物标本途中的所见所闻。这一路，科考队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穿行于人迹罕至、虎踪出没的山区，甚至遭遇几乎葬身山洪、惊心动魄的危险。

胡先骕在《石口村遇险纪事》一诗中，记录了一段科考队在安远石口村遇险之事：“石口圩夜遇瀑溪，几死覆辙之下。”

结束越南、龙南和定南植物考察后，科考队进入安远，这里是东江上游源头。临近中午，天气还微微放晴；到了夜晚，大雨却滂沱不止，宛如天降。白天一路泥泞难行，傍晚科考队投宿山谷中石口圩，这里距离安远县城15公里开外。见到石口圩食宿方便，大家心里轻松了许多。不料山溪水夜至，迅速上涨，没过膝盖，随后及肩。旅客们仓促转移到楼上，听到有房屋轰然倒塌，宛如平地雷声。大家惊恐万分，“号号杂火炬，人语纷喧喧”“一堂集妇孺，悚若湿鹈拳”，其中一位70余岁的老翁，因洪灾“已作长夜眠”。滞留3天后，科考队“端午前一日始徒步渡溪，行抵安远”。是日，县城人家遍插艾枝，避邪祈福。

安远之后，科考队乘船沿桃江水由信丰前往赣州城区，但连日降雨，河水猛涨，“积雨百川涨，黄流势吞天”“一叶洪涛中，如矢脱弦”。在一位经验丰富、从容不迫的船夫帮助下，科考队才顺利抵达赣州城区，“滩师习水性，胸次有万全。动止咸自如，高歌时扣弦”。

通过浙赣两次植物考察，胡先骕获得数以万计的宝贵腊叶标本。经整理鉴定，他陆续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浙江植物名录》《江西植物名录》《附福建安溪县植物》等成果，并以论文《东南诸省森林植物之特点》参加第四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为中国植物学研究赢得了国际声誉。

“胡先骕君以江西乡耆有重修庐山志之举，其中植物志部分推胡君担任。现定于七月中旬启程赴赣，对于庐山植物为详尽之采集，以为编志之资料。约于八月底回平(北平)”。1931年，中国科学社《社友》杂志一则“社友消息”，介绍了胡先骕与庐山的又一次“相遇”。

因受江西乡贤义宁人(今修水)陈三立之托，胡先骕负责撰写《庐山志》中“植物志部分”。1931年8月，胡先骕重上庐山，率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同仁，对庐山动植物资源作了科学考察，后写成论文《庐山之植物社会》：“庐山孤峙浔阳，飞瀑悬崖，以深秀著称于世……其中卉木蓊郁，多琪花瑶草，春夏艳发，至为美观。”

“庐山之植物群落，以落叶阔叶林为主。”“故庐山植物社会可暂分为厚叶阔叶林、低山松杉林、落叶阔叶林、赤松林、丛薄与山上草地六种群落。”

庐山的气候、土壤条件，有利于植物的引种驯化。胡先骕共采集腊叶标本300余号、木材标本11段，并萌发了一个构想：在庐山建一个森林植物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震惊中外。当时北平许多文化教育界人士准备南迁。1933年1月，胡先骕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华北情势终难乐观，拟先在庐山筹建分所，以作将来迁徙基础。”同年，胡先骕受江西方面邀请，回赣参与乡土建设。他提议当时江西省政府设立农业院，负责组织和管理现代农业生产、教育和研究；后被聘为江西省农业院理事。

1919年秋，胡先骕决定开展一次大规模

1933年12月，胡先骕再次赴赣，在江西省农业院理事会上提议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获得广泛赞同。他亲自起草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计划书、组建办法、组织大纲等。“庐山地处长江下游，气候温和，土质肥沃，为东南名胜，交通亦称便利，于此创办森林植物园，洵为适当。”

庐山森林植物园于1934年8月20日举行成立典礼，胡先骕兼任留学欧洲的植物学家秦仁昌(中国蕨类植物学奠基人)为植物园主任。

创立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意义的植物园，胡先骕宣告：一方面为栽培国产植物做科学研究，一方面即为训练明白国产植物之人才。在胡先骕的精心栽培下，陈树怀、蔡希陶、俞德浚等新一代植物学家迅速成长。

“假以时日，不难发达为东亚第一植物园也。”此时距离胡先骕在阿诺德树木园发愿“亦示吾国所宜效法也”已近十载。

为把庐山植物园建为国际一流科学水准的植物园，胡先骕专门委派学生陈树怀赴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学习植物园造园工程。陈树怀祖籍江西修水，植物分类学家，后成为中国现代植物园主要创始人之一。

在秦仁昌和陈树怀的领导下，庐山植物园植物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进展迅速，建立了广泛的种子交换体系，收藏了经济植物标本5万余号，建成了当时被称作东亚唯一完备的蕨类植物标本室，迅速跻身世界著名植物园之列。

五

“近年尤可喜之事，即植物园之成立也。”“此回顾吾国二十年来植物学之进步，差可引以自慰，而尤希望治学者，益加努力，以抗衡欧美，为国家民族争光也。”(胡先骕《二十年来中国植物学之进步》)

然而，七七事变后，日本步步逼近的侵略步伐，让庐山森林植物园事业遭遇挫折，被转移至云南方得以继续。

1944年3月，抗战胜利前夕，胡先骕向当时中央研究院提交“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的提案：“植物园为栽培各项经济植物之场所，一则适当广大面积之地区设立一中央植物园，并在不同之纬度或高度设立分园与经济植物研究所，合力或分力皆可。”这份提案是我国有关建立国家植物园的最早提议。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还不具备建设大型植物园的条件，胡先骕的提案被搁置了。新中国成立后，建造国家植物园的接力棒，交由新一代植物学家手中——陈树怀从庐山起步，先后规划并主持了武汉植物园、华南植物园；蔡希陶扎根云南，建立了昆明植物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俞德浚则成为北京植物园的主政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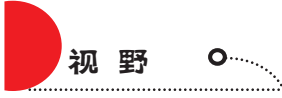
2003年12月，侯仁之、陈俊愉、王文采等历史地理、园林规划、植物分类方面的11位院士，联名提出恢复建设国家植物园。此后，经过19年的努力，2022年北京、广州南北两座国家植物园先后宣告成立。

“庐山植物园是我们这个‘世界园林之母’的第一个植物园，是‘三老’——胡先骕、秦仁昌、陈树怀三位植物学家白手起家、惨淡经营的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陈俊愉评价说。

近年来，庐山植物园在植物种质资源培育、标本采集利用等方面成绩斐然。2019年，江西省和中国科学院签署共建庐山植物园协议书。目前，庐山植物园正突出特色，紧抓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重大机遇，加快打造国际一流的大型植物园。

“瓊函宝笈正问世，东风仁看压西风。”水杉是一种古代的孑遗植物，是一种活的化石。经胡先骕与郑万钧共同研究，证得这就是水杉。我国水杉的发现，是20世纪世界植物学的一件大事。

如今，这种渡过北半球冰期浩劫的孑遗树种，在庐山乃至中国早已蔚然成林，更成为世界各地公园、街道和庭院寻常可见的树木。水杉的重获新生，给人一种启示：这种高大且美丽的树种，不偏不倚、笔直向上，是一种坚强不屈的伟大“复兴”力量，饱含着物种生命的顽强与尊严。



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毛江凡

每一块瓷片的背后，都有一个陶瓷完整的前生；每一件被修复的古陶瓷身上，都写着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在文物修复师的眼里，用巧手让一件件残碎的古代陶瓷重新完整复合，就是与过往的一位位工匠大师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4月17日，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举行的2023江西省陶瓷文物修复职业技能竞赛，讲述了一个个修复师与瓷片相互奔赴、成就与对话的故事。当天，来自全省20个单位、共计54名选手参与了此次竞赛。

以文物修复师为主体的文物修复技能人才，是保护珍贵文化遗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力量。2023江西省陶瓷文物修复职业技能竞赛选择在瓷都景德镇举办，有助于培养、造就适应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致力于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保护修复技艺等工作，同时还能以此为契机，推动全省文物修复人才在互学互鉴中传承匠心、精进技能。

据悉，此次竞赛内容由理论考试和修复实操组成，理论考试内容包含陶瓷历史、陶瓷文物保护等基础知识，修复实操包含修复、修复方案和档案的撰写。竞赛不仅考验参赛选手对古陶瓷及陶瓷文物修复、展陈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要求选手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完成器物考古修复与展陈修复工作。

经过激烈角逐，有9名选手进入决赛，而他们修复实操的对象，是真正的文物。比赛正式开始，选手们全情投入，精心而作，清洗、拼贴、打磨、抛光……在裁判的见证下，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得以恢复原貌，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最终，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选手郝国江获得一等奖；抚州市博物馆的李子鹏等8名选手分别获得二等奖、三等奖。

郝国江告诉记者，实操决赛，要求参赛选手修复的是明代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明成化青花官碗，需要参赛选手在3个小时内完成官碗外壁的纹饰补绘及仿釉工作，使器物达到展示修复的标准，而此文物由30余片残片粘接而成，破损严重且有多处缺失。面对此类文物，不单是考验修复师的技术，更是考验修复师对文物保护修复的认知和理念。

竞赛中，郝国江本着原真性的原则，没有对接的冲线进行遮盖，保留了文物的原有信息，纹饰补绘时本着最小干预的原则，只在缺失部位进行了纹饰的补绘，没有做大面积的遮盖。“即使是比赛也不能炫技，我们的使命是保护好文物，将其原貌展示出来，让它们真正地‘活’起来。”郝国江说。

4月18日上午9时，竞赛闭幕式及颁奖仪式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举行，裁判长还当场对参赛选手的表现予以精彩点评。参赛选手纷纷展示，文物保护与修复永远在路上，自己将竭尽所能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群众，让文物更好地“活”在当下、服务当代，将“明心志，磨艺精”的文保工作精神代代相传。

“近年来，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进一步激发了文博工作者对文物保护利用的深入探索热情，促使更多有志青年走上文物保护与修复之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认为，陶瓷文物修复职业技能竞赛，使大批新生的文博工作力量得以涌现，他们乐于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刻苦锤炼修复技艺，努力提升文物保护研究能力，以良好的状态和风貌，传承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选手正在一丝不苟地修复文物